## 走访山西新绛非遗小院集群:

# 一院一非遗　院院亮手艺

在山西运城北端,有座古称“绛州”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新绛县,文脉绵长、遗存富集,是山西省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县(文旅赋能型)之一。这里不仅因古建众多而有“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的说法,绛州鼓乐、澄泥砚、剔犀、木版年画等非遗技艺也在这里代代传承。

近年来,新绛县推行“政府修缮、社会认领、非遗入驻、传艺惠民”古城活化模式,累计投入上亿元资金,盘活古城内的闲置院落。今年10月,首批8座特色非遗小院集中亮相并常态化对外开放,“一院一非遗”的集群格局,把绛州千年文脉送到游客眼前。

“这些非遗小院集中展演本土优质非遗技艺,一院一主题、一院一绝活、院院有特色。”新绛县绛鑫房地产董事长梁云贤说。

走在连片互通的历史街区,老建筑散落街巷。青石板路旁,一座座沉寂已久的古院,转型成可以坐下来动手体验的文化空间。梁万方故居是其中颇具分量的一处院落,已有333年历史。院内陈列十二卷绛帖,搭配历代碑刻拓片与文房器物,常有学生和访客铺开纸张临摹碑帖,近距离感受碑帖典籍的魅力。

庄家窑6号的剪纸小院里总是热闹非常。陕西游客李女士一家围在传承人段鹏喆身边,手握剪刀,红纸在他们的指尖翻转起落,线条慢慢成形,变成窗花、喜花。“看着精巧复杂,只有亲手体验才摸清其中门道。”体验过后,她挑了几件剪纸文创带走,把绛州的民俗意趣收进行囊。

于良英毛笔工坊藏在中城巷,游客可以在这里完整观看一支绛笔的制作流程:梳毛、理毫、整笔,一道道工序缓缓推进,亲眼见证毫料化为毛笔。不远处的刺绣汉服小院氛围柔和,游人换上汉服坐在绣架前穿针引线,慢慢感受刺绣里细腻的东方意趣。

常家胡同的澄泥砚小院由当地企业认领打造,投入资金完成院落修整与体验业态布置。木版年画小院开放雕版、调墨、拓印全流程体验,游客可以亲手印制一张专属年画。文庙路26号石雕小院里,匠人手把手带着访客尝试雕琢,清脆的錾凿声不时响起。小井巷17号笔墨小院以老物件留存旧文脉,依托新文创打造新鲜的文化体验。

8个小院串起街巷,把原本散落在绛州大地的非遗安置在古城民居之中。新绛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磊表示,千年古建与非遗技艺相互映衬,让古老绛州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持续展现可感、可看、可体验的古城文化魅力。

据了解,新绛“非遗家底”十分殷实,县域内传承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就有5项。过去,不少非遗项目分散在街巷里、各自发展,游客大多只能看到成品,很难近距离接触技艺本身。这套政府搭框架、社会做业态、非遗唱主角的小院模式,是当地推动非遗走近大众的创新探索。

在新绛县文化馆一层,非遗展厅集中展出澄泥砚、剔犀、绛州鼓乐、面塑等精品展品,将散落的手艺收拢一处。展厅北侧浮雕刻画龙兴塔、鼓楼乐楼等古城地标,南侧展现澄泥砚、云雕漆器、绛州鼓乐图景,是游客了解绛州非遗的“总序厅”。展厅负责人说:“静态的展厅能够系统梳理非遗脉络,分散在街巷里的非遗小院担当着活态实践,两处非遗场景互为补充。”

展厅里的一方澄泥砚是很好的缩影,这项技艺曾失传数百年,由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绛州澄泥砚制作技艺传承人蔺永茂、蔺涛父子潜心恢复。近几年,绛州澄泥砚非遗研学基地面向中小学生开设“小小制砚师”课程,年均接待研学人员近万人次。另一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绛州鼓乐早已扎根校园:西街实验小学的鼓乐课堂多次获教育部表彰,县幼儿园建成幼儿绛州鼓乐教育基地,全县中小学常态化开设鼓乐课程。自2018年起,香港学子每年暑期前来研学,千年鼓韵成为晋港文化交流的纽带。

新开放的非遗小院集群并不是终点。新绛的思路,是聚合分散的非遗资源。如今,非遗展厅承担集中展示功能,非遗小院提供沉浸式体验,校园、工坊持续日常传习。这些手艺不只服务远道而来的游客,更深深扎根在本地生活之中。

郭志清　朱萌(摘自《中国文化报》)

# 千年瑶韵舞动连南
# 盘王节11月启幕

第十九届“瑶族盘王节”文化活动暨2026年连南瑶族自治县第十六届“盘王节·耍歌堂”瑶族文化艺术活动于11月中旬起在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举办。

农历十月十六日,是瑶族人民纪念祖先盘王的盛大节日——瑶族盘王节,迄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2006年,瑶族盘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据介绍,瑶族盘王节是由桂、粤、湘、滇四省(自治区)十四个成员县(市、区)轮流举办的瑶族节庆。从1992年至今,瑶族盘王节先后举办了18届,已逐步办成全国知名的民族文化节庆。每届盘王节通过节旗交接方式传承瑶族文化。

据介绍,本次活动以“千年瑶韵·舞动连南”为主题,集民俗展示、文艺展演、体育竞技、文化交流、产业展销于一体,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立体平台,让传统民俗节日焕发新时代生机与活力。

张璐(摘自中新网)

# 千年彩塑技艺的指尖接力

敦煌莫高窟的崖壁之上,千年彩塑静立洞窟之中。而在12公里外的莫高里工匠村,一群人的指尖正沾满泥巴——他们学着古法,用本地黏土一层层塑形,用天然矿石颜料一笔笔上色。

这一幕,源于一个人40多年的坚守。作为敦煌彩塑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杜永卫大半辈子都在洞窟里临摹壁画、研究彩塑,让这门技艺在洞窟外找到传承的载体。

“红柳作骨、麦草为筋,层层塑造、精心彩绘——这套工序急不得,也省不得。”杜永卫在泥塑作品旁介绍。这套古法塑造的彩塑,最脆弱的恰恰是内部的“骨”与“筋”。

如今,敦煌研究院已完成323个洞窟高精度数字化采集,形成超过600TB数字资源;莫高窟依托600多个传感器实时监测微环境和崖体状态,年积沙量从3000立方米降至200立方米以内。

在工匠村的复制窟里,学员们手持画笔,跟随画工临摹一幅敦煌壁画;在雕塑展厅里,他们拿起刻刀,用古法技艺塑一身飞天造像。壁画临摹、彩塑制作、泥板画、花砖、汉简、拓印……一系列体验课程,让敦煌艺术从崖壁上的“可望不可及”,变成指尖上的“可触可感”。近年来,工匠村与全国多所设计学院、技术学院联合办学,年均接待研学人员达2.5万人次。

文化遗产的保护,既要守得住崖壁上的千年印记,也要传承好指尖上的古法技艺。从323个洞窟的数字档案、600多个传感器的实时监测,到工匠村里一笔一画的临摹,保护与传承正在同一条链条上协同发力。

当古老技艺不再只是陈列于展馆的记忆,而成为年轻人在工匠村里俯身塑像、提笔临摹的日常,所谓“代代相传”,才真正有了落点。

焦隆文并摄(摘自人民网)



工匠村内陈列的用于绘制敦煌壁画和彩塑的天然矿物颜料

# 唐代尹公墓研究取得新进展

在近日举行的“万里向安西——龟兹学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披露了唐代安西都护府副都护尹公墓的最新研究成果。荣新江结合新近刊发的考古简报,对墓志进行深度解读,将这位官员的生平还原为安史之乱后安西四镇坚守与运转的鲜活切片,并披露多项突破既往认知的新发现。

荣新江介绍,尹公并非科举入仕,其起家的“金池府别将”一职,结合府兵制已废的时代背景与年龄推算,应为武举及第所获出身资格。志文中“梁公”则为天宝十四年赴任的安西节度使梁宰,由此锁定尹公约25岁入西域的时间坐标。从焉耆户曹到交河主簿、再至四镇节度都虞候判官,尹公这条迁转路线完全符合唐代文官三年一转与使府辟署规则。

对于墓志中“破薄塞幹窟”五字,荣新江解读为一场史籍失载的战斗。此役是尹公从从九品至从四品的关键节点,实证了安西军功可超资拔擢的制度。更引人注目的是,建中二年(781)河西道路断绝后,尹公在贞元初获太仆、光禄等从三品高衔,荣新江以检校官制度释之——此为唐廷恢复联系后给安西将士的集体加官,并非实际赴阙任职,从制度层面解开了“孤悬绝域何以骤升”的谜团。

尹公一身兼领水陆转运、陶拓(水利)、招募使及关东兵马使等职,荣新江将其拼合为贞元年间安西“粮草—水利—外交—兵马”合一的守御结构,证明即便与内地阻绝,唐朝对西域的管辖依然按制运转、未曾散架。此外,他还将尹公出使黑衣大食与悟空归国、杨良瑶海路使大食并置,推论其西行或参据《悟空入竺记》为指路手册,为唐代中西交通路线研究提供了新线索。

荣新江表示,尹公墓墓志不仅是个人升迁的记录,更是整个安西四镇历史形势的缩影。墓志显示,直到贞元时期,安西四镇仍在坚守,唐朝对西域的治理和管辖仍非常有序。

赵明昊　黄小异　姚昆(摘自《光明日报》)

博物